

岁寒三友

□ 蜀水巴人



当雪花又一次恣意飞舞的时候，一些人的猫冬模式就正式开始了。

猫冬是一个北方方言，意思是像猫一样寻找温暖的地方，以避开雪舞霜染的严寒。为什么人们总是说猫冬，而不会讲狗冬或者鸭冬？马未都曾在一次节目中解释，现在的家猫源于古埃及，其基因本不耐寒，故而时令一到入冬，猫儿就四处寻觅取暖的地方。太阳地儿热炕头，都是猫咪中意的好地方。其实，动物学家的最新研究表明，家猫源于非洲野猫，并不驯化自古埃及。之所以在古埃及的神庙和金字塔里，四处都有被刻画成神灵的猫儿，高贵冷峻，神情肃然，那是因为猫咪的所有权当时专属于法老。拿猫冬比喻人们的避寒，实在是形象又神妙。如果这可以算作北地给予汉语语汇的一个贡献，那么，南方也有一个类似的词，与“猫”有的一比。譬如，常常挂在广东人嘴边的“叹”，并不是什么惊诧感慨，而是寓意着赞美、享受。早茶饮道普洱称作“叹茶”，吹个空调落汗叫做“叹空调”，出去游走一番开眼界，当成“叹世界”。猫冬——叹茶，一北一南，倒是冬日里别样别致的景致。

严冬时节，有人猫冬，有人惦记岁寒三友，假如归入粤人语汇，也可以算作“叹友”。松竹梅，向来是雅人们的最爱，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凡尔赛一族。做个雅人自然妙哉，但有时又不免太累，弄不好极易落入效颦之嫌，远不如做一个拥有小确幸的俗人来得踏实。

往往一开始下雪，我总就要想起白居易的那句“大白话”来。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想起这句诗，又怎么会想起绿蚁新酒红泥火炉！色彩如此丰富的酒和炉，铺陈在天公成就的银装素裹之间，酒未沾唇，恐怕心已微醉。酒，是岁寒时分人们最易亲昵的朋友，可谓是大欢喜！量高的，选一杯酱香或者清香，看一看杯中的酒与窗外的雪，究竟哪一个更白。量浅的，温一碗绍兴老酒，搁一点儿细细的姜丝，浅酌慢呷，像写作了《幽梦影》的张潮那样，“因雪想高士，因花想美人”，边饮边想，再好好听一听雪落的声音。

下雪的日子里，有人喜欢当炉治酒，有人则喜欢围炉煮茶，所谓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”是也。以酒为友，毕竟还是略显孤单，白乐天才会热切相邀共饮一杯。寒夜煮茶，以茶作友，究竟也还是客来更佳。炉火初红，汤沸茶香，此刻有客过访得以分茶，友亦友，茶亦友，喝到浓处，一时间分不清究竟是茶友还是友茶。唯一印象深刻的是，一盏滇红，与炉火相映成趣；一杯普洱，使人茶醉之时辨不明到底是陈

酿还是老树。

有酒为伴，人们的心便不会冷寂；有茶为伴，人们的情便不会落寞。而有书为伴，漫漫寒夜便不再令人神散枯寂。想一想有多少时候，我们倚在枕边沉沉睡去，而痴痴守着甜梦的，恰恰是散落在枕边的那些书。

翻一翻《宛署杂记》，冬夜里可以让你管窥几百年前“老”北京的旧貌。除了一本正经地记述，还有“奶口”的记录。奶口——是专门为宫廷选备的奶妈，一个宛平县，每季精选的“奶口”达四十名。而被选入的“奶口”，官府“日给米八合，肉四两”。谁又能够料想到，其中起于这种草根儿的一个“奶口”，日后居然成了明熹宗亲口加封的奉圣夫人！这个明代最牛的“奶口”叫客印月，也叫客巴巴，明熹宗乳母，巨阉魏忠贤“对食”。魏忠贤手下的小太监刘若愚写过一本《酌中志》，书中专有一卷记述“客魏始末”。客巴巴宫中乘小轿，“俨如嫔妃之礼”；出宫暂归第第，一应仪仗伺候，文武官员跪迎，乘八人大围轿，“灯火簇烈照如白昼，衣服鲜美俨若神仙”。一读至此，即便在寒夜，也不能不让人冷汗直流。

冬夜里读书，于我而言，有趣为上，杂书闲书趣书居多，而且往往二三本交叉着来读。一本读累了，换过一本，就像添了一道新茶，立时有了新鲜的感觉。看苏东坡，故意戏耍和尚。他令一个宦友近前向道潜乞诗，道潜一挥而就：“寄语巫山窈窕娘，好将魂梦恼襄王。禅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春风上下狂。”（《冷斋夜话》）读《唐才子传》，郑虔诗书画俱佳，玄宗嘉其“郑虔三绝”，然其名竟不张，一叹。让李白罢笔的崔颢，实为轻薄子，“娶妻择美者，稍不惬，即弃之”。而身为礼部尚书的李益，“多猜忌，防闲妻妾，过为苛刻”，出门居然要把妻妾绑起来，以防“不贞”。此二位，堪称唐代渣男。读《梦溪笔谈》，沈括出任鄜延时，亲自为士兵写作军歌。其一云：“先取山西十二州，别分子将打衙头。回看秦塞低如马，渐见黄河直北流。”寒夜读此，尽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，一队队气宇轩昂的宋代兵卒，高唱着沈括的军歌，会是一幅什么情状。

听雪看雪的日子，宜酒、宜茶、宜书。酒可暖身，茶可暖心，书可暖神——上下五千年，神游古与今，因而，我所推崇的岁寒三友，无论如何书都要排在首位。

巴人说事

雪花，叙说沧桑的事物

□ 胡巨勇

如雁鸣远嫁，雪花交出身心
三千里江山回归
在隐喻里逐渐苏醒
芦苇用孤寒取回白发
旷野上，北风反弹着琵琶
梳理冬树上鸟巢的拷问
残荷擎起的哑语，半隐半露

梅香暗浮，酝酿着生活的慈悲
唯独，心事扶不住的是
村口眺望的眼神
炊烟如河流，洗母亲的白发
洗我满脸的横泪
这雪花般的白呀，是我
漂泊路上乡愁的底色

诗 绪

此刻的春天

□ 左世海

我知道，此刻的春天
正踏着白雪铺就的绒毯
朝着新年的门扉，由远而近
她越过山岚，穿过林丛
舞动起银河织成的绶带
每一朵雪花，是她
向北方发出思念的请帖
每一枝红梅，是她
对北方最真情的表白

我知道，此刻的春天
正向着每一个宁静的村庄
每一个欢跃的城市走来
一路上，她传递着
九九河开，八九雁来
九九之后耕牛遍地的信息
让每一寸冰冻的土地
寻回复苏的信心
让每一条沉默的河流
鼓起奔腾的初衷

我知道，此刻的春天
已走入每一个人的心中
要不，他们的眼神咋能布满
阳光的色彩

咏雪

□ 邵光智

对雪的感恩
我比不了故乡的麦田
你看，雪花飘临
每一棵麦苗都抖擞精神
用身心拥抱

对雪的赞美
我比不了故乡的炊烟
一夜大雪覆盖了农舍
早起的炊烟扶摇直上
用温馨的饭香和一壶老酒
把丰收的序曲歌唱

迎春在雪中孕蕾
梅花在雪中绽放
我推开城市的房门，寻找
雪中的美景
积雪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仿佛
把我带到了故乡的田埂上



那年，那月，那瓮子

□ 辛桂英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，瓮子对于农村人来说，算得上是重要家产，相当于现代人家里的小车楼房。为何当时的瓮子有如此高的身价和地位呢？我想：其一，可能因它的用途紧紧联系着人们的柴米油盐，服务着人们的一日三餐；其二，瓮子多说明粮食多，瓮里有粮，心里不慌。粮食多就是那个年代的富裕人家，甚至，闺女们找女婿相人家，瓮子的多少也是择偶的条件之一。

我家是村里并不富裕的人家，可随着逐年新添制的瓮子，累计加起来也有二十有余。那几个又高又大的八担瓮，是每年秋后储存玉米、高粱、谷子这些主要粮食的最好器具。装满粮食的瓮子，上面盖一个大石头盖子，那真是比保险柜还安全。装在里面的粮食不生虫、不发霉，等什么时候需要了取出时，颗粒依然完整、新鲜如初。

各式瓮子各有功用，按需所放，对号入座。各种杂粮面和豆类小品种，都存放于小容积的瓮子里，好放好取，也便于挪动。一种比大瓮矮、但口径较大的叫炖瓮，一般用来做水瓮，是暂时存放从深井里打上水，这种形状的瓮子舀水方便，清洗省力。在夏天，母亲还用这些炖瓮，做些以高粱为主要原料的上等陈醋。那发酵中的醋，从瓮里散放着阵阵酸香味，清香扑鼻，沁人心脾。秋天，母亲又用这些炖瓮，腌制各种过冬的小菜。如腌酸菜、酸菜、烂腌菜等。从各个瓮里飘散的独特味道，混合成一种冬日的浓浓美味。

还有一种瓮子叫坛子，腹大两头小，口周围还凸出一圈，有盖子，便于封闭。家里的零星食物，如晒干的香椿、萝卜干、咸菜等存放在内，时时保鲜保湿。特别是每年晒干后的红枣，挑出精品，母亲就把它放在这种坛里，盖上盖子，再四周糊上一层麻纸，里面的枣与空气彻底隔绝。放多久，枣仍然鲜嫩嫩、湿润润。等过年蒸枣山、五月初五端午节包粽子时，才拿出来食用。可对于年小的弟妹们，每天瞅着欲吃不能的枣坛子，看了摸，摸了看。在最终掩耐不住馋瘾时，趁着母亲不在，悄悄撕去坛子口上的纸，吃上几个，再偷偷地糊好，也算是解了馋瘾。

到了寒冬腊月，瓮子更是不可缺少的器具。家家户户摊黄儿、做豆腐、做油糕、蒸花馍，都离不开那种口径大的瓮子操作全程。成品后的熟食再放到瓮子里，置于院中，就是天赐的冰箱，一直可以食用到来年正月十五前后。腊月里买回的肉类，在院子里用倒置的瓮子一扣，风刮不动，雪撒不上，小动物掀不起，万无一失。

南山入舍下，酒瓮在床头。瓮子从古到今，益于它的特殊性能，被人们广泛应用，并且还有很多瓮子的典故广为流传。“瓮中捉鳖”是经典的成语故事，形容手到擒来，做事有把握。“司马光砸缸”一直是小学教材的精品课文，赞美了司马光机智勇敢的故事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现在人们存放的粮食越来越少，现吃现买，无需长时间储存。轻巧的不锈钢和塑料器具，越来越多地走近人们的生活，瓮子也悄然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之外。可它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，在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，使人们久久不能忘记。